

博陆山中叹牡丹

□孔祥秋

博陆山，可以说是昌邑风景的制高点了，很值得去。只是梨花节早就过了，很是遗憾。毕竟，梨花是博陆山的魂。此时与朋友相约前往，本意是看梨花的余韵，却不曾想竟与牡丹不期而遇。

当那片牡丹呈现在眼前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博陆山的另一个样子。这座朴素、清静、乡野的小小山岭，竟然也可以锦衣着身，一片富贵。什么叫盛大的花事？我想唯有牡丹，哪怕一棵，仅仅一棵花开，那也是盛大的。

梨花落尽的博陆山，因牡丹显得丰润起来。我在牡丹花丛中，走了几个来回，最后选一块石头坐了。看花，我觉得慢慢静坐最好，可以看得深、看得透，看出味道来。

不远处有一个亭子，叫作牡丹亭，我没去那里坐。记得汤显祖《牡丹亭》中的杜丽娘，是牡丹一样的女子，因相思瘦死成梅，再与柳梦梅重生结缘。亭子有倚有靠有阴凉，还有戏文，但我还是觉得石头更好。牡丹与石头，一个有容有心，一个有肝有胆。日子，不需要曲折折的唱念，踏踏实实相伴就好。

牡丹，是在唐朝真正叫响的，更早多被称为木芍药。想一想，唐朝的确像牡丹，异彩纷呈，华贵而有骨。宋朝也是华贵的，也是大朵的美，但色彩却显单一，身姿更是软软的，像极了芍药。

唐宋，同是大朵的繁荣之美，一个是木本，一个是草本。

唐朝凋落之时，山河花瓣呈五代十国之乱。“牡丹落尽正凄凉，红药开时醉一场。”诗人王禹偁的《芍药诗》中的句子，正暗合了这段历史。宋朝，果然是一场宿醉。



笑里，藏着最好的运气

□杨明明

“爱笑的女子运气不会太差。”初次见这个句子，心底便怦然一动。那时，正处于豆蔻年华，对于未来，有着无尽的憧憬与期许。如今，年近不惑，很多少女时代的绮梦早已远去。却在不经意间，又见这句话的神采。

缘起，我今年的课代表——两位灵秀的女生和两位温润的男生。无论何时来联系课，他们个个都面带笑容，让人望之如沐春风。

学期初，曾有那么几次，他们或传达学习任务出错，或收取作业不及时，我心底不免会生出薄愠。但是，一旦他们笑意盈盈地站在我面前，欢快地来一句：“老师，这节课我们上语文。”一瞬间，所有的不快都随之而逝，我忍不住嘴角微扬：“哎呀呀，又犯错了哦……”

相处时日增多，我们默契越来越足。有时，他们来，我会故意问：“猜一下，这节课的学习任务是什么？”对方略加思索，一下说出了我心底的答案。我们相视而笑，是双重的愉悦。不光快乐，有时，我还会收获一份童趣。有位“胆大”的课代表来联系课，通常不是毕恭毕敬地喊“老师”，而是喜欢偷偷绕到我身后，突地拍一下我的肩膀，我一回头，便会看见一双弯弯的笑眼。每每这时，我心底尘封的孩子气就会“咕”地一下醒来，我很想趴在她耳边，“啊”地大喊一声，吓她一跳。

是的，笑是有魔力的。曾与老公有过摩擦，记不清是为着什么，反正两个人都气鼓鼓的。同处一室，静默地吃，静默地睡，谁也不肯多说一句话。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天。一个晴好的上午，一位友人忽然造访，开门的瞬间，我和老公脸上同时浮起礼貌的笑容。带着这层笑，我们的目光撞在了一起，想要收，来不及，两人微怔，心底的薄冰瞬间融化，莫名的笑意涌来，有些暖。他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所有的不快都消融在对方的

笑眸中。友人见我们笑得古怪，调侃道：“都老夫老妻了，还彼此放电呢。”闻之，我们笑得甚，一份和解的快乐簌簌升起。

笑的力量不仅存于成人世界的缤纷，更显于生命最初的绽放。

至今记得，初为人母，乍见婴儿的笑，是种怎样的欢喜。小小的一团，柔若无骨，多数时候都沉浸在自己的梦中。普通的鼻子、普通的眼，似乎氤氲着一层特殊的光，让人怎么看也看不够。睡梦中的他是那么的安然，稚气的小胸脯清溪般地轻微起伏着，猝不及防地，他忽然眉头一皱、一展，唇角花瓣样绽开。我瞬间屏息，喉底不禁发出一声低呼，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盛，越来越盛……咯一咯一咯一咯……

一连串爆豆子似的脆笑震颤着空气，震颤着我的心。我凝视着他，心底有种说不出的满足：拥有这样甜美笑容的宝宝，是自己孕育的，还求什么呢？

不知幼时的自己是否也曾这样打动过父母的心，但我从小就爱极了父亲的笑声，既豪气又爽气。父亲年轻时，面容俊毅，笑声朗朗。岁月侵袭，他生了皱纹、驮了背，但是每次通电话，听到他欢畅的笑声，和年轻时并无二致，我心中就会有莫名的感恩：岁月无情催人老，对于笑声却有仁慈。可能，面对诚挚的笑，谁都愿意温柔以待吧。

仔细想来，所谓运气，不过是你笑，生活便会还你以笑。如此，一切皆安。

历史上更乱的时候，应该说是东汉亡国之后以及五胡十六国的那个时代。那是没有花开、野草丛生的日子，是隋朝收拾了三百年的残垣断壁，再次完成了大一统。

隋和秦多么相似，可以说都经二世而朝堂崩塌，秦为两汉奠基，隋为唐宋铺路。秦，构筑了抵御寒风的长城，横贯东西；隋，开凿了沟通气血的运河，纵贯南北。可是，秦有开大国千古功业之威名，隋有什么？常常在无视中被嘲骂，至少在我曾经的感觉里是这个样子。

秦的长城老了，隋的运河在曲曲伸伸中还血脉旺盛。这条恩泽千秋的流水，正是那个被骂得狗血喷头的杨广下令开凿的，而他开创的科举制度，影响了其身后所有的封建王朝。

想一想，隋朝可以说上承秦汉，下启唐宋，不应该被这么轻视。匆匆的隋朝，像是一场梨花，漫天而开，铺地而落，薄凉而悲伤。

梨花落尽，牡丹开。唐披铠甲，手握刀剑，刚正方真，开放豪迈，有骨有美，果然如牡丹盛开。宋着深衣，指捻笔扇，圆润温软，喜文尚雅，实在是芍药绽放。芍药，又称“殿春”和“婪尾春”，还被叫作“将离”，唐宋文化的春天真的尽了，元朝披坚执锐而来。

依了岁时而谈，隋梨花，唐牡丹，宋芍药，元朝还真像蔷薇花开，野野的、乱乱的，有些不拘礼法。

唐朝像牡丹，唐朝女子也以牡丹般为美。我曾认为杨玉环特别像牡丹，但现在想来，最像牡丹的其实是武则天，毕竟那才是有美有骨的女子。

说到武则天，我有个不那么循规蹈矩的历史疑问。想那汉朝，中间被王莽断了十五年左右，被称为西汉东汉；想那宋朝，皇帝还是赵家的皇帝，只因了一道长江，只因迁了都城，就被说成北宋南宋。回来再看唐朝，武则天雄霸朝纲十五年，已堪比响当当的秦朝了，却为什么没有前唐后唐之类的说法？有人说，那是

因为武则天延续了唐的法统和气质，不能算断。国号变了，李唐成了武周，都城由长安改成了洛阳，这竟然还不是断？既然“新莽”是汉朝的隔断墙，长江是宋朝的切割线，那么“武周”也是唐朝的大裂谷吧？

唐朝在史册上的圆满，似乎不是历史的纯逻辑，大抵更多是对一个女权时代的故意回避吧，在传统的观念里，天下毕竟是男人的天下。既然都称女皇了，又何必遮遮掩掩呢？

日月当空照，这让多少男人自愧不如，许这样的女人一个朝代有何不可？无论如何，武则天是岁月中一枝最丰硕的牡丹。

正在胡思乱想的我，被一阵喧哗惊扰了，牡丹花丛中一下子满了人。忽然间，一个女子七拧八扭地摆弄着一朵牡丹。我一愣，明白了她的意图，急忙大声呵斥：“哎哎哎，不要揪花。如果大家每人都揪一朵，这牡丹园成什么样子了？”那女子还是折下了一朵，迅速地塞进一个塑料袋，又装进手提包中。她，似乎是有备而来。

大概那女子从我的眼神看出了怒气，稍稍在花园里溜达了一圈，就离开了。

临近中午，我和朋友商量在附近饭馆小坐，吃一顿梨花饺子再走，一是补偿我错过梨花节的遗憾，二是对朋友驱车往来表示感谢，可她怎么也不同意。

车子沿山路徐徐向下，温度有点高，朋友摇下了车窗。我靠在那里想，这么热的天气，那朵在女子包中的牡丹怕是早蔫了吧？

唉！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



诗二首

□季川

草木吟

假如你热爱四月
也请热爱这些草木
热爱给它们栖居的大地
热爱照看它们的蓝天白云

假如你热爱草木
也请热爱它们的朝气蓬勃
热爱给它们生长的明媚春光
热爱善待它们的美好人间

在四月，我抄写草木的名字
就像抄写一丛丛茂密的幸福

花朵谣

它们都有各自的面庞
也有各自的内心绽放
它们都有各自的岗位
也有各自的述职报告

桃花，梨花，杏花
樱花，杜鹃，牡丹
红的似火，粉的像霞
白的如雪，紫的若蝶
有名的就把名字写在脸上
无名的就把名字藏在身后
反正花香是一样的芬芳啊
反正散发是一样的动人啊

